



廣州文藝叢書

花心蘿蔔壞人心

新 粵 劇

華南文聯粵劇研究組改編

楊子靜撰曲

人間書屋刊行

目次

序「花心蘿蔔壞心人」	(一)
本劇人物表	(五)
第一場	(七)
第二場	(二〇)
第三場	(二八)
第四場	(四〇)
第五場	(四八)
第六場	(五四)
第七場	(六三)
「花心蘿蔔壞心人」本事	(八〇)

序

——花心蘿蔔壞心人

「花心蘿蔔壞心人」這個戲，是根據舊劇改編過來的。它的藍本有許多種，最遠的是明朝永樂大典所載九山書會編的「張協狀元」，近的是京劇的「鴻鸞禧」，粵劇的「棒打薄情郎」和越劇的「千金之子」，——這都是取材於「今古奇觀」第三十二回「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裏面的故事。在舊劇來說，這是比較生活氣息濃厚，人物性格鮮明，語言生動的一個劇本。主題是對士大夫階級那種功利主義，忘恩負義，鞭撻女性，作正面的攻擊，劇中把科舉時代讀書人那種酸溜溜的醜態作無情的揭露和諷刺。但，却跳不出舊劇的圈套，有些地方是要不得的。現在，且把「鴻鸞禧」的故事簡述在下面：

一個叫莫稽的窮秀才，上京考試，中途遇雪，僵臥在乞丐頭金松家的門前，快要死了，被金松的女兒玉奴看見，把他救到家裏，給他豆漿喝。金松回來，就把他留下，並把玉奴許配給他。

結婚後，玉奴勉勵莫稽努力用功，又陪他上京赴考，所有路中生活都靠金松乞食維持。不料後來莫稽得中進士，就變了心，瞧不起金家父女。赴任的時候，船到中途，莫稽竟狠心將玉奴推下江中，又把金松趕上岸去。後來玉奴被巡按林潤救起，認作義女，還把金松找回。莫稽正是林潤的下屬，有意使他們夫妻團圓，就假裝玉奴是親生女，許給莫稽，莫稽不知底細，滿懷高興。洞房那夜，玉奴叫丫環們備了棍棒，躲在新房裏，等莫稽來了，一頓痛打，玉奴顯示本來面目，教訓莫稽一番，莫稽伏地請罪，夫妻重圓舊好。

看了上面的故事，在男性中心的封建社會裏覺得很自然，在那個歷史階段裏也只有這樣寫才能成爲合法的作品，可是用新社會的眼光來衡量，問題就很多了，主要是原劇的後半部，極力緩和了金氏父女與莫稽之間的社會性對立關係，把一件生死冤情的重大問題輕輕一抹，變作家庭私事的悲喜劇，這種化批判性爲妥協性的作品，顯然是含有毒素的，這是一。舊劇有一種通病，儘算提出批判統治者的要求，這些被批判的對象總是避重就輕的，譬如批判末路王朝，一定是把罪惡推在權奸誤國，妖姬禍水的身上，使人減輕或模糊了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同時，懲治那些被批判的對象，到底仍須仰仗較高的統治者批准或賦與權力。譬如「梁天來慘案」要告御狀才得伸雪，「四進士」裏宋士杰楊秀珍的冤苦要靠八府巡按才得平反，結果把統治者還是擁爲歌頌的對

象，只給人部份虛構的滿足，而麻痺羣衆鬥爭的情緒。在「鴻鸞禧」裏林潤就是爲了這而出場，顯然又是含有毒素的，這是二。能够去了這兩大毒素注上新的血液，「鴻鸞禧」就變得健康有益。新粵劇「花心蘿蔔壞心人」正根據這原則去進行改編。我們把它改成如下的樣子：

一個叫莫稽的窮秀才，上京赴考，中途遇雪，病倒在豆腐店金松家的門前，被金松的女兒玉桃看見。救入家中，使他溫飽，金松回來，就把莫稽收留，並將玉桃許配給他。爲了助他成名，變賣產業陪他上京考試，路上還得乞食維持。豈料一朝得中，委出德化縣宰，莫稽就完全變了面孔，看不起貧賤出身的金松父女。德化縣有個土霸叫做鄒良，無惡不作，得知莫稽新官上任，忙進京設宴拉攏，席間，莫稽爲了面子問題，不敢承認有妻，鄒良有意招爲女婿。恰巧這時天雨，金松父女帶雨具來接莫稽，莫稽不敢相認，只說是老家人父女。由此便起不良，在上任舟中推玉桃下江，還將金松趕走，玉桃幸遇漁人打救。莫稽受了鄒良包圍，迫害百姓，民怨沸騰。鄒良又想招贅莫稽做女婿，玉桃知道這事，設法幫忙鄒良的女兒和她的愛人出走，自己代嫁，洞房時候，配備了丫環，痛打了莫稽一頓。莫稽欺他孤單，翻面不認，正要恃勢害她，幸而金松趕來，提出證據，莫稽和鄒良這才沒話好說，金松父女痛數莫稽的罪惡。這時，受迫害的貧農羣起暴動，燒了官衙和打進鄒家來，這一對醜惡的官紳，終逃不過老百姓的手掌。

這樣改編過來，重新處理，主題的思想和藝術性都顯得比較好。這個劇名起初定爲「棒打鴛鴦」，本來具體有力達出了故事的精神，可是依據粵劇規律，劇目要顯淺、生動、有味、和雅俗共賞，所以後來決定改爲「花心蘿蔔壞心人」。花心蘿蔔是句廣東成語，意指那些徒有其表，情愛不專，玩弄女性的人。莫稽的罪惡實不祇此，所以還點明他的壞心，以顯示士大夫階級醜惡登障的本質。

楊子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人物和派角

莫稽 約三十歲的士子，醉心利祿的浮薄青年。（文武生）

金松 約五十歲的老頭子，鄉間的豆腐店主。（丑生）

金玉桃 約二十歲的村女，金松的女兒。（正印花旦）

鄒良 約五十歲的縣紳，京城附近德化縣的大地主。（武生）

鄒素心 十八歲的小姐，鄒良的女兒。（二幫花旦）

鄒小明 十二三歲的少爺，鄒良的兒子。（童角）

梅致 約三十歲的有志青年，鄒小明的家庭教師。（小生）

鄒九 約四十歲的長隨，鄒良的狗腿。（二幫丑生）

大富 約三十五歲的貧農，鄒良的佃戶。（二幫文武生）

富妻 約三十歲的農婦，大富的妻。（四幫花旦）

王字 約三十五歲的京官，官門的公子。（拉扯）

林仿 同右。（拉扯）

賈吏 約四十歲的縣衙師爺。（拉扯）

小玉 約十八歲的貧女，鄒素心的侍婢。（三幫花旦）

雙成 同右。（五幫花旦）

漁家 約四十歲的漁民。（拉扯）

紳耆甲、乙、丙。（拉扯）

衙差。（拉扯）

衙丁甲、乙、丙、丁。（手下）

農民甲、乙、丙。

農婦甲、乙、丙。

報子甲、乙。

小婢甲、乙。

店小二。

第一場

景：衣邊（即台左）佔舞台三份之二是豆腐店，什邊（即台右）佔舞台三分之一是門外郊野，見遠山及枯樹積雪，店內有豆腐磨，可以旋轉推動，有賣豆腐的擔子，矮圓枱一，矮椅二。

時：隆冬的早晨。

人：金松、金玉桃、莫稽。

（大笛排子頭，開幕）。

（音樂奏譜子襯風聲效果，雪微下。）

（金松企幕，團團轉推磨豆腐介，有頃，吁一口氣，譜子停。）

松：（撲燈蛾蠟鼓，出台前白攬）世上三行苦。（雙句）第一係落雨打更佬，第二係寒天擲夜渡，第三係我天光磨豆腐。其中苦處得人驚，唔講出嚟就唔知道。三更半夜要起床，烏崩腫睡雞咳咁早。天冷離開個被寶，重慘過拈一刀。濕手濕脚做工夫，話唔出咁苦。人人話豆腐

軟淋淋，又點知豆腐咁惡做。（雙句）（五槌長句花下句）真係學到老，做到老，我最近轉行開呢間豆腐舖，若問我舊時撈乜野？講出嚟就一場糊塗，我係關帝廟頭人管理乞兒佬。

（一句）命唔好，命唔好，我個老婆死得早，剩番粒女叫玉桃，兩父女拍檔嚟賣豆腐，勸勸力力都唔慌會吊沙煲。（對衣邊叫介，花）玉桃呀玉桃，的豆腐幾時至整得好。

桃：（內應白）整好咯！（叻叻鼓，捧豆腐兩板急步上，一槌，起江邊草小曲）：

上六六、工五五、六五反六工六工尺上六上、上六六、工五五、六五反六工六工尺上六上、上六六、工五五、六五反六工六工尺上六上、
唔會懶我做工夫 小心在意透火煲水忙開爐 唔覺冷有辛苦 阿爹實在比我 還操勞時

上反六五、六五反六工反工尺上六上、
辰咁早 整得兩板豆腐 來出爐。（入見父介，花下句）連天風雪冷到路上人影全無。

正話天光，阿爹開檔何必咁早。

松：（花下句）所謂千年唔做都係自己工夫。早的好過夜，橫槓賣畀人，願住生財之道。

桃：（花下句）風寒雪冷早的返家廬。早去早回，我幫你整好擔豆腐。

（云云鑼鼓，玉桃兜出豆腐擔，兩父女放豆腐落擔，整理妥介）

松：（白）好嚟，好嚟。（花下句）你要小心門戶，執埋的手尾工夫。好生意時，同你剪番幾尺

花布。

(云云鑼鼓，玉桃快樂地開門介)

(金松擔豆腐出門，玉桃送出，雪下風吹介)

桃：(白)雪滑難行，好聲呀，阿爹！

松：(白)得咯，快番入去喇，冷呀。(叫賣介)豆腐。

(金松下)(玉桃入關門介)

桃：(花下句)唉！未知何日，至得報劬勞(衣邊下)

(鑼邊，風雪更緊介)

精：(京鑼鼓，倒板內唱)淒涼絕路。(恐怖鑼鼓，瑟縮淒涼，什邊上)(長句乙反二王)作客身孤，窮途末路，漫天風雪困長途，虧我絮襖無溫冷到魂都冇，捱饑抵餓腳軟腸枯，昔日韓信飄零尙有個慈祥嘅漂母，我似孤帆海外又遇駭浪驚濤。病體難支，(一搥，轉沉腔花)唉咁咁！又覺昏迷欲倒。(士字拉腔，叻叻鼓，振抖疊步，嘆板士字序)不料昂藏七尺，今日冷死在窮途。(上字收)

(陰鑼，疊倒介)

(奏暗音樂迷離小曲)

(玉桃睡醒介，衣邊出，望天色不早。開門出，向什邊內場窺足望父不見，低頭欲入屋，一槌鑼鼓，踢在莫稽身上，先鋒銳急走出台口介)

桃：(口鼓)唉吔！嚇得我呀，邊個好狗唔當路。(驚疑介)嘍喂！都唔知係唔係鹹魚嚟嘅，睇佢動靜全無。咪拘嘞，最怕惹事招非，我都係番入去關門較好。(急行兩步，一槌，停住口鼓)唔得嘢，或者佢係未死嘅，只係暈倒中途。(白)好，睇清楚至得。(上前驚怯地探視，(喜介白)呀！真係重有暖氣嘅嘢！都係救命要緊。

(桃忙入屋取薑湯及雪襖出，到莫稽身傍，又不好意思，四面望過無人，卒勇氣地代蓋雪襖及扶坐灌薑湯介，見莫稽活動，暗喜介。)

稽：(奏銀台上一句，開邊鑼鼓醒介，擲槌鑼鼓，如夢初醒，環顧見玉桃及雪襖不明所以介)(花下句)是真還是幻，景况模糊。莫不是個位姑娘，將吾救護。(揖禮介，唱三脚橈)尊一聲大姐，我敬禮盡規模。頭先冷倒在路邊，險難逃大數。生還真意外，是否你救我窮途。

桃：(揖禮介，接三脚橈)公子你何須，禮多兼客套，衣裳係我物件，救你係我玉桃。公子你因何？飄零嚟到呢度。(齊一槌)

稽：（白）等我將身世講你聽呀！（白攬）想我命生不辰，自繃就死左父母。幸得外婆教育我，爲我供書登仕途。我早已中左秀才，的確可誇耀可傲。

桃：（白攬）哦！原來你係秀才公，功名成就早。你鵬程千萬里，本來無限嘅前途。既係有志上京求名，何以又成絕路。（雙句）

稽：（白）唉一言難盡咯。（起唱新曲『馬車夫之戀』）：

士士士乙上上 尺工尺上上士 實在我好凄 苦 皆 因 心 想 一 朝 得 志 有 路 赴 試 上 京

上尺乙士
趕遠路

桃：（揮白）上京考試又點呢？

稽：（續唱）五乙五六五五 五六反六六六 六六反六五六反工 反工反五六反工 六反工尺上

點不知

當衰

啱線碰到賊佬

川資劫胸迫我絕路

更遇更衰身染病

錢又有時藥

乙上 尺工上尺工上乙士
又存 險些我死 嚟半路

桃：（花下句）原來佢上京遇賊，更兼冷病在窮途。我要畧盡地主之誼，將他來救護。（上前對莫，木魚）公子你，暫請入我地茅廬。我雖然係個小小村姑。也解濟弱扶危，係應該做。滿天風雪，點忍你凍餓在長途。呢處地僻人稀，至驚你乞都乞唔到。慢講千里遙遙上京都。不若權避一時，飲碗豆漿暖吓個肚。（禿頭二王）圍爐取暖，慢作良圖。

稽：（唱序）你的確係女中豪。（曲）厚意隆情，不知如何圖報。

桃：（唱序）唔好講客套。（齊一槌）（白）公子，請入嚟坐吓吧喇。

（即起奏孔雀開屏譜子，每小節襯鑼鼓，配合動作如下）

（玉桃天真地配合譜子，動作次第：生五生六生六（讓行介）六反六反六尺（落一槌推門

介）反尺上尺反六反六五生六（莫入，挑亦入落一槌，關門介）六六工尺尺六六工尺尺乙上

尺尺（搬椅讓坐，落一槌介）乙上尺尺（莫不安坐落介，一槌）尺工反六工六工尺乙尺乙士

合伙伙仁合士乙尺士（桃入衣邊取碗豆漿出，一槌停住）尺上尺工尺上（小心行恐倒瀉豆

漿介，一槌）尺上尺上乙士（再小心行兩步，一槌）士合士合士乙尺工六工尺乙尺工六工尺

乙工尺（放豆漿在莫面前枱上，一槌）尺尺乙士乙尺乙士合尺尺乙士尺乙士合（入內取火盆

介）士合士合工尺工尺尺合士乙工尺乙工尺（放火盆在莫前，一槌收）

稽：（撲燈蛾白攪）真係難圖報。（雙句）呢碗勝瓊漿（指豆漿），呢件勝錦袍（指衣裳）。所謂錦上添花未為奇，雪中送炭方寶（指炭爐）。他日得功名，定學千金酬漂母。

桃：（白攪）施恩不望報，道義至為高。你何用禮如山，我唔慣講客套。（雙句）（白）趁熱飲喇。

稽：（白）咁就多謝咯囉。（開邊鑼鼓狂飲豆漿一口而盡，以紙舌碗介）

桃：（見狀笑介，白）等我斟碗畀你添嘞。（取碗下）

（沖頭鑼鼓，金松擔豆腐上，入門放下擔，見莫擲槌鑼鼓注視介）

松：（口鼓）喂！你嚟呢處攞人，抑或買豆腐？

稽：（口鼓）我唔係買豆腐，之亦唔係白撞咁胡塗。

松：（口鼓）噏咗！你分明入左嚟，唔通風吹你到？（講笑之意）

稽：（口鼓）頭先有位大姐，佢帶我入嚟門廬嘅。（一槌）

松：（疑介，白）乜話？有個大姐帶你入嚟嘅？（台口口鼓）唔通我個女，狗上瓦坑有條路？唔係嘞，都係問明問白，免至烏喱單刀。（對衣邊內場白）玉桃！

桃：（捧碗豆漿上，見父，白）阿爹！

松：（以爲斟茶給已飲，欲接介，白）喂！原來你喺度㗎？都幾乖，會斟茶畀我。

桃：（縮手介，白）阿爹，唔係你「㗎」——（「㗎」字特別大聲。雙關嫁字）

松：（望兩人介，白）梗唔係我——「嫁」！

桃：（白）阿爹，我怕豆漿寒涼，所以話唔係你飲㗎咁啫。

松：（白）後生仔就受得㗎喇。（拉開桃問白）喂！呢個係乜人㗎㗎？

桃：（羞介，口鼓）阿爹，呢位公子暈倒在門前，係我救佢入嚟呢度嘅。

松：（口鼓）唔！文人多大話，因住佢指東瓜畫胡蘆。（白）問清楚佢至得。（上前問莫介，白）

喂！公子，你係姓乜名乜？住在邊廂㗎？

稽：（丟書包口吻，口鼓）唉！想我莫稽正是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幸而萍水相逢，感謝令

千金恩同再造。

松：（不明白介，口鼓）喂喂！唔該你唔好丟書包㗎，咬文嚼字，越講我就越糊塗。

桃：（口鼓）阿爹，總之佢係落難書生，暈倒在中途，頭先我將佢救護。

松：（譏諷之意，口鼓）讀書佬講話轉灣抹角，冇繙譯就唔知佢講乜野者也之乎。

桃：（白）阿爹，唔好講咁多嘞！（對莫花下句）公子，譬如你現在作何打算，是否續上京都？

精：（花）我正係水盡山窮，求你地打救吓我至好。

桃：（拉父，台口花）阿爹，所謂爲人爲到底，你點樣爲佢謀圖。

松：（白）這個呀？（擲槌鑼鼓介）（的的起長句二王）又怕佢屎盆關刀，唔文又唔武，食得唔做得，似隻冇爪螭螭，閒米養班鳩，所謂長貧難顧。（一槌鑼鼓收）

桃：（白）阿爹，救下佢喇！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呀嗎。

松：（二王下句）好喇！既然乖女咁話，亦覺道理滔滔。暫且將佢收留，（花）慢慢再行算數。
（安慰莫後，對桃口鼓）好喇！添多一個人，等我立刻去報地保。（行介，忽停住回身，暗招玉桃出台口白）喂！我地同公子有乜親呀？

桃：（白）冇親㗎。

松：（白）有乜故㗎。

桃：（白）冇故㗎。

松：（口鼓）係囉，非親非故，又怕惹人地疑狐。而且我唔囉屋企時，你地寡女孤男，恐怕別人胡言亂道。

桃：（白）係囉，咁點竊掂佢呢？（指莫介）